

固伦端贞长公主封号考辨

特木尔巴根

(内蒙古民族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要 “固伦端贞长公主”是清代早期下嫁嫩科尔沁部,为满蒙关系和北部边疆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清太宗之女封号。清代诸史所见“端贞长公主”的封号相互不一致,引起后人疑惑。本文依据固伦端贞长公主圻志文碑实物、相关口述史及清代档案和《清实录》《起居注》等官方记载,运用历史地理学和“三重证据法”,考证出“固伦端贞长公主”封号属于清太宗第三女达哲的结论。

关键词: 公主封号; 文献谬误; 历史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23)02-0135-06

一、公主文碑及公主身份的口述记忆

2005年1月,经笔者协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额伦索克乡呼和格勒嘎查村民唐查干巴拉将家中珍藏多年的刻有满蒙汉三种文字的“固伦端贞长公主圻志文”汉白玉石碑献给科尔沁左翼中旗文物所。该石碑为正方形,厚19厘米,边长71厘米,正面刻3种竖体文字,右边蒙古文为 kündü itegeltü degedü ulus-un gūng-yin güwangji bičig,中间满文为 ujen akdun wesihun gurun-i gungjū-i kuwang ji bithe,左边汉文为“固伦端贞长公主圻志文”。

据唐查干巴拉介绍,该石碑是呼和格勒嘎查北部“温都尔王家族冢群”之“玛玛公主”随葬品。1947年,唐查干巴拉冢群被拆时,其父亲唐努和苏等人将石碑从“玛玛公主”陵寝内棺椁前怀头处抬出来,运回家里,精心供奉58年。唐查干巴拉等人作为公主陪嫁后人,认为公主封号为“端贞”,尤其家中供奉公主文碑后,更加坚信“玛玛公主”封号是“端贞长公主”,并能指认公主府邸、陵寝的具体位置。他们认为,公主府邸就坐落在呼和格勒嘎查村东,“玛玛公主”“亦恒公主”曾居住此地,后府邸被拆毁。

崇德年间“玛玛公主”下嫁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代温都尔王奇塔特,故被称为“大公主”,以此区分另一公主“亦恒公主”或“小公主”。“玛玛公主”之“玛玛”为满语 mafa,语义为“祖父”或“祖父辈”,亦有“老翁”“老叟”之义。“亦恒公主”之“亦恒”则蒙古语,语义为“姑娘”,“亦恒公主”是“小公主”或“小辈公主”。二位公主有祖孙关系,故形成此类俗称。

两位公主下嫁至科尔沁左翼中旗后,为科尔沁地区及外藩蒙古地区的安稳做出重要贡献。当时,被当地人称之为“八户人”的随从定居于科尔沁地区,而唐查干巴拉等人是随“玛玛公主”而来的“八户人”之后代。两位公主随嫁户人数量众多,服务公主府和公主陵的祭祀,其后代逐渐形成科尔沁左翼中

收稿日期: 2023-09-02

作者简介: 特木尔巴根(1970-),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史与地方史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 22BMZ051)

旗行政村当中人口最多的“呼和格勒嘎查”“雅敏锡伯”等村屯。这些人能口述公主封号和下嫁时间，保留康熙皇帝东巡来科尔沁地区后居住“亦恒公主”府邸，祭拜过“玛玛公主”陵园等事件的集体记忆。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九月，康熙帝东巡到科尔沁，“甲戌，上驻蹕科尔沁和硕纯禧公主之第。公主额驸进宴”^①，“丙子，上临科尔沁端贞长公主墓，奠酒。”^②《起居注》载“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初三日，甲戌，上驻蹕科尔沁和硕额驸班第之第，公主及和硕额驸班第等备宴恭迎。初五日，丙子，上临科尔沁端贞长公主之墓奠酒举哀。”^[1]

二、诸史记载奇塔特所尚公主之封号

据唐查干巴拉记述，“玛玛公主”下嫁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代温都尔王奇塔特时，其随从来科尔沁地区居住。在清代文献史籍中，与奇塔特所尚公主封号相关的记载不尽相同，相互矛盾，令人费解。

文献史籍	玉牒		王公表传		国朝耄献类徵初编		清皇室四谱		清实录	起居注	清史稿	
	太宗第三女				皇三女	皇八女	太宗第三女	太宗第三女	太宗第三女	太宗第八女		
公主出处	太宗第三女				皇三女	皇八女	太宗第三女	太宗第三女	太宗第三女	太宗第八女		
公主母亲	大福晋				孝端文皇后	孝端文皇后				孝端文皇后	孝端文皇后	
出生年月					天聪二年 (1628年)	天聪八年 (1634年)					天聪二年 (1628年)	天聪八年 (1634年)
公主封号	端靖公主	端靖公主	崇康公主	固伦端靖公主	端靖公主		固伦端贞长公主	固伦端贞长公主	固伦端贞长公主	端贞长公主	靖端公主	
初封					固伦公主	固伦公主	固伦公主	固伦公主	固伦公主	固伦公主	固伦公主	
晋级					顺治十四年 (1657年) 固伦公主	顺治十四年 (1657年) 固伦公主					顺治十四年 (1657年) 进固伦长公主	顺治十四年 (1657年) 封固伦长公主
再封					顺治十六年 (1659年) 延庆公主	顺治十六年 (1659年) 昌乐公主	顺治十六年 (1659年) 封延庆公主	顺治十六年 (1659年) 封延庆公主	顺治十六年 (1659年) 封延庆公主	顺治十六年 (1659年) 封延庆公主	顺治十六年 (1659年) 封昌乐长公主	
复改					端靖长公主	永安公主				靖端公主	永安长公主	
谥号						端贞长公主					端贞	

①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三十七年九月甲戌条。

②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丙子条。

续表

文献史籍	玉牒		王公表传		国朝耆献类徵初编	清皇室四谱		清实录	起居注	清史稿	
	齐塔特	齐塔特	巴雅斯呼朗	齐塔特		齐塔特	巴牙思祐朗			祁塔特	祁塔特
下嫁对象	齐塔特	齐塔特	巴雅斯呼朗	齐塔特	齐塔特	巴牙思祐朗	祁塔特	祁塔特	祁塔特	奇塔特	巴雅斯呼朗
下嫁年份	崇德三年 (1638年)	崇德四年 (1639年)	顺治二年 (1645年)	崇德四年 (1640年)	崇德四年 (1640年)	崇德六年 (1642年)	崇德四年 (1640年)	崇德四年 (1640年)	崇德四年 (1640年)	崇德四年 (1640年)	顺治二年 (1645年)
薨逝					康熙二十五年 (1696年)	康熙三十一年 (1693年)				康熙二十五年 (1696年)	康熙三十一年 (1693年)
享年					59	59				59	59

受上述记载影响,后世学者研究也出现一些偏差。日本学者园田一龟认为,康熙三十七年(1697年)圣祖第三次东巡时“八月二十八日到达尔罕王府住几日……九月一日到克尔苏地,祭奠大清开国功臣和硕达尔罕巴图鲁亲王满珠习礼。五日到科尔沁图什业图亲王所尚太宗第八女,端贞长公主墓祭奠,六日到科尔沁台吉般迪府邸看望和硕纯禧公主。”^{[2]58}该书注释强调“和硕端贞长公主是康熙的姑姑,下嫁土谢图亲王巴雅斯呼朗。”^{[2]65}郝维彬认为“固伦端贞长公主圹志文”碑上合根本就“不是在大瓦房公主陵出土,而是和科右中旗高力板公主陵出土的下合一,是在科右中旗高力板公主陵出土,后被运抵大瓦房村民手中,因时过境迁,后人无法知晓其中的原由”。从而认为“固伦端贞长公主圹志文”碑出土于大瓦房公主陵的说法是“错误的”。^{[3]199}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民政府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巴音塔拉镇呼和格勒嘎查村北,原公主圹志文碑出土之地立碑,以示纪念。其阳面上部刻大字为“固伦端贞长公主墓”,中间刻小字为“清代满族大贵族墓葬,1947年土改中被毁,砖室墓,出土墓志一合,墓主人为下嫁给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额驸博尔济吉特氏巴达礼之长子巴雅思护朗的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八女,康熙二十一年去世,享年59岁,赐谥固伦端贞长公主”。下部刻字为“该墓的发现,对研究清代的社会风俗及满族贵族的丧葬习俗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6年12月”。其阴面有“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辽市人民政府立”等内容的蒙汉两种文字。

三、“端贞长公主”封号的身份追踪

据以上研究,下嫁科尔沁的清太宗三女达哲和八女费扬古的封号出现重叠现象。笔者研究发现,“固伦端贞长公主”封号属于下嫁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清太宗三女达哲公主。

1. 圹志文碑出土区域显示,“端贞”封号属于清太宗三女

(1) 清太宗三女固伦端贞长公主随葬品“固伦端贞长公主圹志文”碑出土于科尔沁左翼中旗巴音塔拉镇呼和格勒嘎查。公主圹志文碑的传世清晰有序,亲眼见证公主圹志文碑出土的多人健在,能口述石碑出土过程。

(2) 太宗八女固伦永安长公主的陵墓和圹志文碑,位于“今内蒙古科右中旗高力板镇高力板村东南八里处,解放初期被盗被毁。1964年该旗文化馆从民间收集到公主圹志文碑的下合,现保存于科右中旗文物所。”^{[3]19}其圹志文碑名为“科尔沁国土谢图亲王巴牙思祐朗所尚固伦永安长公主圹志文”,下合

志文也是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 其中汉文为 8 行 ,共计 197 个字 ,汉字个别字迹漫漶不清 ,其他文字较为清楚。这表明 ,巴牙思祜朗所尚清太宗八女封号为固伦永安长公主。

2. 公主封号蒙古文证明,“端贞”属于清太宗三女

(1)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三日 科尔沁额尔德尼郡王母固伦公主等诸公主受封获金册。金册所载额尔德尼郡王母固伦公主所获封号为 kündü itegeltü degedü gūngǎ ,^{[4]83-85} 巴雅斯护朗额驸所尚固伦公主封号为 tūlgūn degedü gūngǎ。^{[4]89-91}

(2) 康熙皇帝所写圻志文蒙古文部分证明,“端贞”封号属于清太宗三女。科尔沁多罗郡王奇塔特所尚公主圻志文系康熙皇帝亲笔的 ,上合刻有 kündü itegel-tü degedü ulus-un gūngǎ güwang üii bičig 的蒙古文。下合有 kündü itegeltü degedü ulus-un gūngǎ güwang i bičig korqin-u törö-yin jiyün wang kidad-dur üggügsen kündü itegel-tü degedü ulus-un gūngǎ čī taisöng uqa-qa-tu quwangdi-yin ökin ,xizu geigülügsen quangdi-yin ekeči ,minü qaqa ekeči ,sečen qaqa-u qoyaduhar on ,namur-un terigün sar-a-yin sin-e-yin qurban-u öker čah-dur törübei. engke amuqulang-un qorin tabuduqar on jun-u tumdadu sar-a-yin qori yisün-u noqai cah-dur yegödbei ,tibi yisün nasutai bölöge ,luu jil-un ebül-tin terigün sar-a-yin arban qoyar-a moqai cah-dur berke elesün neretü qajar-un emun-e talbibai 的蒙古文。^[5] 译汉文为: 固伦端贞长公主圻志文 ,制曰科尔沁多罗郡王所尚固伦端贞长公主 ,太宗文皇帝之女 ,世祖章皇帝之姊 ,朕之姑也。生于天聪二年秋七月初三日丑时 ,薨于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戌时。春秋五十九。卜以辰年正月十二日巳时 ,窆于别尔坤鄂列森之地。

图什业图亲王巴雅斯护朗所尚公主圻志文上合蒙古文为 tūlgūn degedü ulus-un gūngǎ güwangǎ bičig 下合则写 qorcin-u jasah-yin tüsiyetü cin wang bayasqulang-dur üggügsen tūlgūn tegedü olvo-un gūngǎ čī ,taisöng uqa-qa-tu quwangdi-yin ökin ,xizu geigülügsen quangdi-yin ekeči ,minü qaqa ekeči ,sečen qaqa-u naimaduqar on namur-un ilegüü sar-a-yin arban jirquqa-a takiy-a čah türübei. engke amuqulang-un qučin nigedüger on qabur-un terigün sar-a-yin arban tabun-a qonin čah-dur yegödbei. tabin yisün nasun bülüge.ene on-yin namur-un segöl sar-a-yin qorin tabun-a qaqlun hool oru baising kemegci hasiyan-u toron-a edeged-dur talbibai。^[6] 译汉文为: 固伦永安长公主圻志文 ,制曰科尔沁图什业图亲王所尚固伦永安长公主 ,太宗文皇帝之女 ,世祖章皇帝之姊 ,朕之姑也。生于天聪八年闰八月十六日酉时 ,薨于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未时。春秋五十九。卜以是年九月二十五日 ,窆于哈固伦河奥卢白升嘎查之东。

《科尔沁历史考古》载 “太宗第三女在科左中旗生活了 48 年 ,死后葬在距多罗郡王府(今科左中旗巴彦塔拉镇南巴彦塔拉嘎查)东 20 华里的呼和格勒嘎查北 berke elesün neretü hajar(别尔坤之地) ,公主陵园大门处曾有蒙文墓碑 ,上刻 kündü itegeltü gūngǎ’ 的碑名 ,语义为 ‘重信公主’ ”。^{[3]202} 公主陵园前的简易蒙古文墓碑与新出土的 “固伦端贞长公主圻志文” 碑蒙古文封号基本吻合。

3. 公主所葬之地显示,“端贞”封号属于太宗皇三女

康熙皇帝亲笔圻志文对两位公主所葬之地有明确记载。其中 科尔沁多罗郡王奇塔特所尚公主即三公主所葬之地为 berke elesün neretü γajar。 “固伦端贞长公主圻志文” 碑出土地 ,今作 berke-yin eriyen sögeg ,语义为 “茂密的榆树林”。二者名称相吻合。巴雅斯护朗额驸所尚公主即八公主所葬之地为 qaqlun γool oro baising haxian ,与固伦永安长公主圻志文碑出土地霍林河之滨的 haol-yin tal-a-yin oro baising hacah-a 相吻合。

4. 清代官方记载体现 “端贞” 封号属于清太宗三女

《清实录》《起居注》载 “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九日 ,壬申朔(初一) ,上驻蹕克尔苏地方。上临科尔沁和硕达尔汉巴图尔亲王满朱习礼墓 ,奠酒。” 同日, “科尔沁和硕额驸般迪来朝。” 癸酉, “上驻蹕恩都尔拜地方。” 甲戌(初三) , “上驻蹕科尔沁和硕额驸班第之第 ,公主及和硕额驸班第等备宴恭迎。” 丙子(初五) , “上临科尔沁端贞长公主之墓奠酒举哀。” 丁丑(初六) , “上驻蹕能诺黑席北地方。” 从上述记载来看 ,端贞长公主陵园与纯禧公主府邸很近 ,康熙皇帝一天就能从纯禧公主府抵达端贞长公主陵园 ,祭祀

奠酒并返回公主府。这与“固伦端贞长公主圻志文”碑内容、出土地、公主府、公主陵等皆相符。尤其是“起居注的每年文字,最晚成于第二年的年初,或是当时的朴质记录,较少修饰原文,一经定稿,即不再作更动,记叙与事物的原貌较为接近,可靠程度较大。”^[7]

5. 历史地理学考证亦支持“端贞”为清太宗三女封号

《清实录》《起居注》所列几处地名做历史地理学考证亦能得到同样结论。

和硕达尔罕巴图鲁亲王满珠习礼墓:清代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代达尔罕亲王满珠习礼陵园,又作“胡日根庙”,语义为“影祠”,遗址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西庄头村西。

克尔苏地方:今作“克尔苏召”。“克尔苏”地名,民间传说解释其语义为“当心”或“小心”;“召”,蒙古语,语义为“坨子地”。原属科尔沁左翼中旗,今属通辽市科尔沁区。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民主屯西北2千米处,附近有 qahan baguca“皇帝驻蹕地”等地名亦流传至今。

恩都尔拜地方“恩都尔拜”地名。据《科尔沁左翼中旗地名志》分析,此地位于科尔沁左翼中旗门达镇北8千米。“1872年,温都尔王的祖母到此地建立窝堡,因该人又高又大,故以此人的体形取名温都尔伯。”温都尔伯:蒙古语,有身体高大之义。1947年改为大合心屯,1958年建立大队,1984年改为大合心嘎查。但从《清实录》等相关文献记载来看,康熙时期就有“恩都尔拜”之地名,并且民间有“康熙皇帝在此处斩断龙脉”的传说,从而形成“老龙头”等地名传说。

科尔沁台吉般迪和和硕纯禧公主府“和硕纯禧公主府”又作“公主府”,遗址在今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镇呼和格勒嘎查,后被拆毁。

科尔沁端贞长公主之墓: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代多罗郡王齐塔特所尚公主陵园,遗址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镇呼和格勒嘎查村北1.5千米处,今作 berke-yin eriyen sögeg 之地。

能诺黑席北地方“能诺黑”地名,为东辽河古渡口之一,原属科尔沁左翼中旗,设“双山县”时划出“席北”,今作“锡伯”。“能诺黑席北”,当地蒙古人谓之 nenege sibeg ayil,语义为“前锡伯营子村”。“双山县全图”记为“能能阁”,今作“农能阁村”,吉林省四平市双辽市柳条乡下辖行政村。

此外,“下嫁土谢图亲王巴雅斯护朗的公主墓”具体位置为“高力板陵音艾里”附近。遗址在今科尔沁右翼中旗高力板镇高力板村东南八里处。即高力板镇义和道卜工作部北,陵音艾里西0.5千米处。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第三次巡幸科尔沁,沿着西辽河北岸向东进发,几天之内就从“克尔苏”之地走到东辽河古渡口“能诺黑席北地方”。驻蹕之地呈一条线形状,具体位置皆能找到。从上述几个地方的具体地理位置来看,康熙皇帝短时间内很难走到直线距离超过170千米以上的高力板之地再返回。从科尔沁左翼中旗“克尔苏之地”到“胡日根庙”,再到“恩都尔拜地方”“呼和格勒嘎查”“能诺黑席北地方”等,每一站直线距离皆不超过25千米。尤其从“呼和格勒嘎查”纯禧公主府到太宗第三女的陵园只有1.5千米。以上均说明,“固伦端贞公主”封号属于清太宗三女达哲公主。

四、“三重证据法”的运用与古代文献的谬误纠正

在历史研究中,文献资料前后矛盾或相互抵触的现象较为常见。清代史料对“端贞公主”记载多有不同之处,需要运用“三重证据法”进行核对纠正。

“玉牒”是完整系统记录的古代皇家族谱之书,在中国历史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1921年,每隔10年修一次,共纂修28次。但“玉牒”所收录人员数量庞大,封号职务时有变更,经常出现“在蒙古族贵族姓氏的记载上‘玉牒’较为混乱,不规范”的现象。^[8]清早期公主的封号谥号多为满语,译写汉字不统一,不规范或错记、漏记等现象经常发生。太宗第三和第八女是大福晋所生的固伦公主,相近时间受封出嫁科尔沁部,且同为59岁去世,从而对其相关记载出现较多误差。

虽然《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是官修史书,但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之后,编纂此书

时端贞公主去世近百年,淡出皇家后人的记忆,若遂不核对封号谥号,就出现以“玉牒”为基础编写公主表传的现象。

始纂于同治六年(1867年)《国朝耆献类徵初编》沿用“玉牒”记载,将太宗三女视为“端靖公主”,而“清史稿”亦将公主的封号写成“靖端公主”。

时至今日,固伦端贞长公主圻志文碑实物重见天日,相关口述史证据链条基本完整,公主名号符合清代档案或《清实录》《起居注》等官方记载。此外,已发现与其引起争论的清太宗八女圻志文碑,历史地理学考证也能支撑相关结论。因此,可以断定,清朝“固伦端贞长公主”应为下嫁科左中旗第一代多罗郡王奇塔特的清太宗第三女达哲的封号,诸史所见“端贞长公主”谬误终有定论,众说纷纭的公主封号争端也暂可定案。

参考文献:

- [1] 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十二册) [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09:6547-6554.
- [2] 园田一龟.清朝皇帝东巡研究[M].大板:大和书院,1944.
- [3] 郝维彬.科尔沁历史考古[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 [4]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六辑) [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 [5]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清内阁蒙古堂档(11卷) [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 [6]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大清内阁蒙古堂档(12卷) [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 [7]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20.
- [8]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

Debate on the title of “*Gu Lun Duan Zhen Zhang Princess*”

Temuerbagen

(School of Mongolian Study,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 Tongliao Inner Mongolia 028043, China)

Abstract “*Gu lun Duan Zhen Zhang Princess*” was the title of the daughter of Qing Taizong, who married in the Nenkhorchin group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Manchuria-Mongolia relations and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border area. The title of “Duan Zhen Zhang Princess” was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in history so that later generations were confused about it. This paper was based on *Gu lun Duan Zhen Zhang Princess* inscription, related oral history evidence, archives and other official records in Qing Dynasty.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title of “Gulun Duanzhen Zhang Princess” referred to Dazhe, the third daughter of Qing Taizong by using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triple evidence method”.

Key words: the title of Princess; documentation fallacy; historical geography